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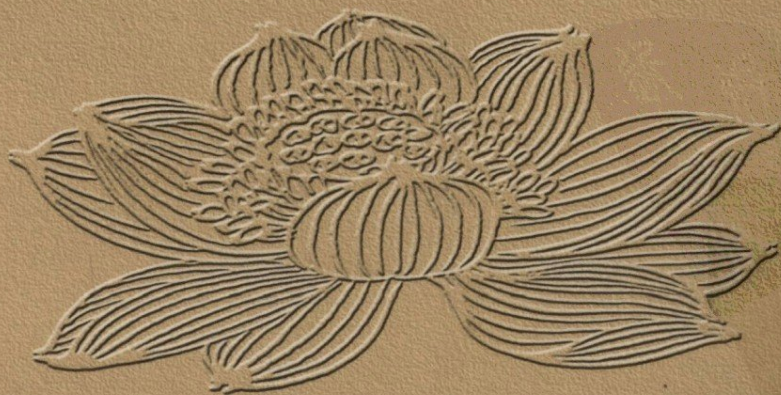
〔清〕澹歸和尚 著

段曉華 點校

廣東旅游出版社

徧行堂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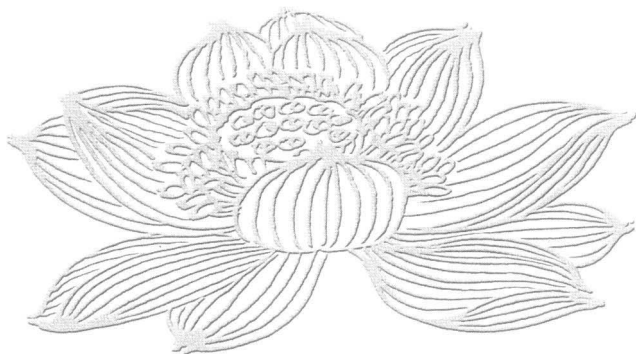


〔清〕澹歸和尚 著

段曉華 點校

徧行堂集（一）

丙戌陳永正敬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徧行堂集/[清]澹歸和尚著. 段曉華點校. —廣州:
廣東旅遊出版社, 2008.8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徧行堂集)
ISBN 978-7-80653-996-5

I.徧… II.①澹… ②段… III.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清前期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清前期 IV.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60249 號

徧行堂集

責任編輯 梁堅 徐鏡昌 封面設計 方楚娟
責任校對 馬德鴻 責任技編 盧宗廣

出版發行 廣東旅遊出版社

聯繫電話 (020)88326881

傳真 (020)87347871

地址 廣州市中山一路三十號之一

郵編 510600

圖書網 www.louppress.cn

印刷者 東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版次 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版

規格 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 八五〇毫米×二一六八毫米 三十二開

字數 六一·七五

定價 一二二〇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新學社
PDG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編委會

顧問 黃國聲 陳永正 蔡鴻生 段曉華

編委 仇江 李福標 鍾東 楊權

馮煥珍 李君明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總序

蔡鴻生

嶺南佛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名剎林立，高僧輩出。歷代的大德上人，繼承了『以華情學梵事』（宋釋贊寧語）和『以忠孝作佛事』（宋釋宗杲語）的優良傳統，在人間化的實踐中發揚高風亮節，光耀鄉邦，垂範後世。

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禪林也風起雲湧。《遺民所知傳》早已指出：『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夜浮屠，以貞厥志。』甲申（一六四四）之後，男女遺民逃禪成風，逐步形成愛國愛教的三大中心：江南有蘇州靈巖寺的弘儲法師（一六零五至一六七二），滇南有鷄足山的擔當法師（一五九三至一六七三），嶺南則有海雲寺的天然法師（一六零八至一六八五）。後者將弘法護生與忠孝節義結合起來，言傳身教，不遺餘力，成為十七世紀嶺南佛門的精神領袖。在天然法座周圍，集結着大批志士仁人式的社會精英，他們的死生去就和翰墨詩文，使濱海法窟放出世紀之光，與唐代曹溪道場的興起前後輝映。

清初嶺南佛門的歷史地位，是由亦儒亦禪的高僧群體奠定的。他們的功業和智量，超越群倫，值得後

人景仰和追思。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在《鮚埼亭詩集》中，已評價過嶺南遺民僧的事迹。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在其名著《柳如是別傳》中，對剩人（函可）和尚的冤獄作過詳確考釋，使嶺南僧史與《明清痛史》連成一體。一九八六年，趙樸初先生的粵游雜咏，感慨更深。其《題澹歸禪師詩卷》云：『跣足蓬頭執役勤，猶憂衣食累乾坤。半衾半鉢冷兼餓，詩卷長當血性人。』另一首《訪丹霞山寺，贈本煥和上》云：『群峰羅立似兒孫，高坐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一爐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痕。未得篇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趙詩從丹霞望叢林，歌頌了澹歸禪師的『血性』和『定力』，實屬發潛德之幽光。透過歷史的迷霧，可知包括《徧行堂集》在內的僧徒著述，凝聚着豐富多彩的因緣：佛緣、世緣、學緣和翰墨緣。這批歷劫幸存的嶺南僧寶，不僅是『桑海換』的歷史記錄，也是『典型存』的文化象徵，非同凡響。如果讓其塵封、蛀蝕和流失，就未免有負如來了。

爲了保存這批史料，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組織以廣東高校教師爲主的各界人士，多方收集，編纂整理《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香港潘郁文（躍雄）先生慨助有關費用。先生多次資助嶺南佛門文史整理出版，志行可風。如今這套叢刊正在整理並已由佛界人士籌資開始出版。這項嶺南佛、學兩界共建的文化工程，堪稱盛世勝緣。它的問世，必將促進佛門的人間化和學術的高雅化。讓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精神鼓舞下，進德修業，儒釋齊輝。

青島市南區中山路四十四號

二零零四年九月謹序
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前言

《徧行堂集》，明末清初禪僧今釋澹歸著。

澹歸（1614—1680），俗姓金，名堡，字道隱，又字衛公，浙江仁（今杭州）人。明末崇禎十二年（1640）進士，南明隆武帝入閩，擢兵科給事中。在肇慶南明政權中，直言不阿，有『五虎』之稱。清順治九年（1652），從番禺雷峰寺天然函是和尚受具足戒，法名今釋，號澹歸，別號甘蔗生，因開丹霞山別傳寺，得奇崖『舵石』，又號舵石翁。（禪師面微麻，亦自謔為『豆皮宗』。）

澹歸在俗之生平履跡，主要載於王夫之《永曆實錄》和溫睿臨《南疆繹史》。幼歲之金堡即穎悟絕倫，有神童之目。為諸生時，孤介曠遠，不屑為時名。弱冠已博通群書，熟知天下利病。文筆清堅，度越蹊徑。應崇禎丙子鄉試，五策談時政，娓娓數萬言，危詞切論，直攻乘輿無諱。主者奇之，舉於鄉。闈牘出，天下擬之羅倫廷對。中崇禎庚辰（1640）進士，授臨清知州。頗有政聲，因得罪上司，被迫引疾去職，回歸故鄉。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攻下杭州，金堡偕原都督同知姚志卓起兵抗清，勢孤而敗。唐王自立於福建，號隆武帝，金堡脫身出走，入閩獻策直言，除兵科給事中，因服母喪，堅辭不受。隆武帝死，桂王在廣西自立，號永曆帝。永曆二年（1648年），因瞿式耜薦，金堡赴肇慶行在，仍授兵科給事中，司諫職，即上抨擊時政的條疏，彈劾專恣權臣，以『直臣』而著稱。永曆小朝廷內部黨爭異常激烈險惡，金堡為楚黨『五虎』之中堅，自未能倖免，下錦衣獄，備受酷刑，斃血冲脅脊，幾死者數四。黜戍清浪衛（今貴州省岑鞏縣境內），中途會清兵至，

押解之人逃竄，金堡乃得瞿式耜之助，留居桂林。因頹局勢不可挽，左足創攣，已成殘疾，遂絕意世事，習浮屠書，衣衲衣。歲尾，桂林陷，削髮為僧，初取名性因，順治九年（1652）投南粵，函是和尚門下，始名今釋。

今釋澹歸為僧之經歷，可據考之文獻資料甚多，主要見於《徧行堂集》以及禪門師友之別集中。金堡本是褊急耿直，以才幹自許的官僚士大夫，最終遁入空門，與那個特殊時代的部分知識份子一樣，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他自己就曾直露地表白道：『吾輩舍此一著，別無解脫之方也。』（前集卷二十八《與陸麗京學博》）『於世出世間，吞過幾許辛酸苦汁，今雖為丹霞所累，亦比世累較輕。』（續集卷十一《與朱廉哉明府》）天然函是乃曹洞宗第三十四世傳人，開清初嶺南僧流詩書風雅之氣，門下精英薈萃，傳法高弟十人，號稱『十今』，今釋澹歸為第四法嗣。順治十八年（1661），澹歸得李永茂、李充茂兄弟所捐舍之仁化丹霞山，始創建別傳寺，胼手胝足，廣結善緣，不憚煩人事糾葛，經營六年，別傳寺遂成為屹立南粵的大剎。迎天然和尚為主持，自為監院。鼎盛時，山中竟聚僧眾近二百餘人。至康熙十年，天然和尚赴廬山歸宗寺，三年後，澹歸始正式主持別傳寺法席。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澹歸出梅關，走嘉興請藏，往返於當湖、平湖、雲間、吳門、半塘等地。十八年四月，遣僧徒將藏經奉回丹霞，衰年扶病，雙腿浮腫，雖欲覓一靜室安處，終未能如願，決計不復支撐山林，遂一瓢一笠，隨緣去住。十九年（1680）春至平湖，假榻故交前南雄太守陸孝山之南園，病甚伏枕，八月九日示寂。

歷來有論者不屑於澹歸的走州撞府，唱酬奉迎，以為於其節操清名有損，澹歸因此多受爭議乃至毀貶。殊不知以一殘病人之力，要想在亂世中生存拯溺，談何容易！澹歸僅憑筆墨詩文換取山中生存之所需，養活僧眾，自己從無分文積蓄。兵亂時，丹霞山實際上成了僧侶與貧民的避難之所。風烛殘年，劬刻《徧行堂集》，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博換『叢林抄化資糧』，『儘是化主一片榔鈴聲』。而最可注意的，還是澹歸

本人的節義觀、生死觀以及特異的行事風格。一方面，他是當時士大夫避世逃禪之風的踐行者；一方面，他又是獻身佛教力化世俗的苦行僧。這看似矛盾，卻在澹歸的傳奇經歷中得到統一。以天下蒼生為念，便不以名節自居，不恃隱遁為高，其與清廷官員接觸，絕不空談義理，反頗注意時事，不忘拯民於饑溺，在能力範圍內為民喉舌，三百年來，嶺南百姓對他的愛戴紀念由來有自。（參觀廖肇亨《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

澹歸生平著述頗富，屢遭禁毀滅裂，多已不可復見。僅據清代《禁書總目》著錄，即有《丹霞初、二集》、《臨清來去集》、《行都奏議》、《粵中疏草》、《梧州詩》、《夢蝶庵詩》、《徧行堂雜劇》、《今釋四書義》、《金堡時文》、《明文百家釋》等共十種，除《四書義》收在《徧行堂集》外，其他九種皆因禁毀而不存。今存世尚有：

一、《徧行堂集》（正集四十九卷、續集十六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

二、《嶺海焚餘》三卷，系作者仕宦南明永曆朝的奏疏，計四十九通，民國張鈞衡得舊鈔本，刊入《適園叢書》，得以流布。已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

三、《丹霞日記》一冊，不著撰人名，鈐澹歸、今釋二印，蓋康熙十六年（1673）秋冬間日記，今藏澳門普濟禪院。

四、《元功垂範》二卷，此書為平南王尚可喜年譜，確由澹歸審訂（見《徧行堂集·上平南王書》），終不免為其一生招咎之玷。今有廣州中山圖書館一九五七年針筆重寫本。

另有《徧行堂尺牘》五卷、《徧行堂詩集》二卷、《徧行堂詞》三卷、《菩薩戒疏隨見錄》一卷，皆由《徧行堂集》鈔出單行，非另有一書也。（吳天任先生有《澹歸禪師遺著考略》，可參觀。）

《徧行堂集》，包括前集（又名正集）四十九卷，續集十六卷。禪師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收詩

文，大約起於清順治九年即明永曆六年，迄於康熙十九年作者逝世，實乃禪師佛門生涯的完整記錄。據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清代文字獄檔案》第三輯，《徧行堂集》數番由乾隆欽定為『語多悖謬，必應毀棄』的禁書，甚至連其墨蹟碑石亦不容存世，一律『椎碎推仆，不使復留於世間』。今觀集中，並無直接針砭清室的文字，作者生前曾將一些語涉激憤，不宜廣示於人及『不和平』的內容刪除（前集卷二十四《與陳季長太史》），顯然已有意回避。但是作為一個明朝遺民，一個舊政權的直臣，澹歸詩文中不可避免地會流露出故國之思和家國之恨，所謂『悖謬』文字，當然是指這些內容。除去大量的化緣闡道文字外，今天最值得珍視的是尺牘與記傳部分，其中記載抗清赴死的瞿式耜、何騰蛟、張同敞、李元胤、李永茂等人事蹟，篇篇『敘述沉痛，凜凜有生氣，故犯清廷之忌』（沈玉清先生語）。

此番整理點校《徧行堂集》，前集用《四庫禁燬書叢刊》本（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刻本影印，四十卷、目錄二卷）為底本，續集用香港佛教志蓮圖書館一九八九年刊本（據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影印，十六卷）為底本。又以廣東中山圖書館《徧行堂集》進行參校，一共二部，皆黃蔭普憶江南館藏本：

一、康熙二十年（1681）本《徧行堂集》，前集四十九卷（其中目錄一冊為手鈔），續集十四卷。前集卷前八篇序引皆相同，而目錄只有四十六卷，以『法語』終。卷四十七、四十八，版心題為頌古；最後附《徧行堂集菩薩戒疏隨見錄》，實為卷四十九。對照乾隆本，康熙本版式完全一致，版心亦同款識同頁碼，甚至連頁面折痕、缺字黑方都一致，可見是同一版本，惟刊印時間不同耳。另外，乾隆本尺牘部分（卷二十一至二十九）有單獨目錄，而康熙本無尺牘目錄。至於續集，康熙本目錄共十六卷，與宣統本同，而正文止十四卷，缺卷十五、卷十六。可貴者，扉頁有『丹霞藏版』之印，卷首為李復修《徧行堂續集敘》，此敘乃康熙本之標證，他本所無，今據以補入。正文據以參校。

一、清鈔本《徧行堂集》，實乃續集，十六卷，十二冊，未署鈔者，內有缺失。卷二尾有洗玉清先生跋語：『此鈔本是從康熙本鈔出，缺第一冊。62.12.27。』今據以參校，改正訛脫不少，附校記於各卷後。

澹歸因其所處時代之動盪變化，其人生平經歷之複雜特殊，別集內容龐雜豐富，涉及面極為廣泛，舉凡南明政治、明清理學、佛禪義理、文藝思潮，以及嶺南民俗都有反映。作為明清之際的著名詩人、詞人、書法家、高僧，其人其著在當時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徧行堂集》的整理點校出版，對於晚明史、清初遺民史的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的思想史研究，禪宗的發展史（尤其曹洞宗中興歷史）研究，乃至文學史、民俗史研究都有獨特而廣泛的學術價值及意義。早在二十世紀中期，陳寅恪、洗玉清等學者對《徧行堂集》已有關注與評價；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有著錄（僅著乾隆本）。香港吳天任著《澹歸禪師年譜》（其時尚未見《徧行堂集》前集），香港學者饒宗頤和日本學者清水茂曾縱論《徧行堂集》所見澹歸詞，肯定其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香港、臺灣及日本學界對此向來有研究，但多就方以智研究入手，將澹歸作為其參照面，涉及較窄，尚未深入，主要原因是資料文本整理滯後，版本稀缺。近年來，國內關於澹歸其人其著研究之風漸成，但版本文獻的發掘整理尚未開始。

無論是作為特定時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還是以儒人釋的著名人物，金堡與方以智經歷相似，並享盛名，同是明清之際大變革時代思想開啟的先覺者。兩人是同年進士，同仕南明政權，同皈佛教禪宗曹洞宗門下，同擅一代文名，方以智早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門研究對象，近年已整理有《方以智全書》，而澹歸別集、全集的發掘整理長期以來付之闕如，因而對澹歸的評價也是模糊而多有缺憾的。就學術研究的科學、全面、準確而言，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學術關注。經五年多的艱辛努力，《徧行堂集》整理點校本終能付梓，其間得到中山大學陳永正先生、馮煥珍先生、仇江先生的多方面指導和幫助，以及中山大學文獻所、廣東中山

圖書館無私的文獻援助，此外，中山大學圖書館馬德鴻、張紅、李卓、肖卓、張珊珊諸君，曾爲校對清樣，在此一併謹致謝悃。

段曉華

記於南昌紅谷灘穎廬

二〇〇七年十月

徧行堂集序

余與澹大師交，三反而卒成莫逆。澹師抱道石隱，余則跼迹風塵；澹師曉天慧眼，余則視肉寡學；澹師放光古佛，余則猥瑣儒流。三反卒成莫逆。宗門義路，異其趨向，而吾兩人心地，一樣光明清白，歷生平艱難險阻，不失本來面目。有所以不反而成其莫逆者在歟？余治韶之一年，捐俸揀埋枯骨，澹師為余作《埋骨文》，倡資募修郡城，澹師為余作《修城記》。筆力之勁，重於金湯；立意之清，懸如霽月，不啻韓昌黎之泰山北斗也。一日《徧行堂集》成，而屬序文於余。曰：余何文哉！余生也願，少孤，讀父兄之書，未能悉其梗概。迨初登仕籍，授滇南令，功名不遠萬里，要為先慈祿養計。比度梅嶺，時聞澹大師之為人，私竊慕之。抵粵過訪，悉生平節履，叩性靈學問，皈依下風久矣。余宦途潦倒，幾二十年，仕學相資之說曠焉不講，向之所謂梗概者，今又束之高閣矣。余何文哉！余於是集，幾經翻繹，一種骯髒氣骨，屹然難撼，一種世外絕塵，悠然無蹤。文心之高，高於青天；文致之深，深於滄海。滄海青天，余何以窺其高深乎？余何文哉！雖然，天之高不可名，夫人而知其高也；海之深不可測，夫人而知其深也。說序傳記，與兩司馬並轡中原；疏贊銘論，與三嵎山爭排江漢。若尺牘、若題贈，以《左》《國》之骨鯁兼六朝雋逸；若絕律、若詞頌，直三百之性情，超盛唐風味。至於闡儒擴釋，溯性理淵源，別倫物終始，一似去扶搖九萬里外，追尋無量道岸，不到盡處不已。余愚不甚解，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如來萬法歸一。吾夫子曰『一貫』。教雖有三，理仍一致。余以已解者解其所不甚解，覺大聖大賢、諸佛、諸菩薩一時活見法身，為古來忠孝善知識增多少地。

位！後之學者有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恨不生同其時，夫亦仰而觀之於天，俯而察之於海乎！澹師擲斬朱雲之劍，舩泛達磨之葦，徧歷廊廟江湖，積力累行，其敦悟恍從《桃花》《挽歌》中來。余聆其言，知其心，不能登堂而造其域。余何文哉！或者曰：『子既遜謝不文，而又以不文爲文，胡爲者？』余應之曰：不文爲文，深明其所以不能文，而要不可以文視之也。中憲大夫知韶州府事古漁陽謙庵李復修謹序。

曹洞三十四世住廬山歸宗天然是和尚序

澹歸釋子於其將梓《徧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遜於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遜於其心也。不能遜於其言，故天下之言爲可貴；不能遜於其心，故天下之心爲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於文章機穎之塗亦夥矣。忠臣之文憂而遠，孝子之文柔以慕，仁人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者其詞悲，入理深者盡曲歟而弗誣，獲真悟者極淺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其心，而與天下後世發揚於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恨古人不及見我，其爲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憂而念起於近名，勉爲慕而情生於循理，恬以文刻，捨以任氣，壯而流爲淫，悲而傷於怨，曲以極微而不覺其板滯，自爲絕人行地而躑躅已弗底於四楞，此又言之可貴，而反成於甚不可貴。於是天下真聖賢、真才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於淵嘿自存之地，言與心乃判然分爲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遜者，豈但悄然於爲言者之心，亦自釐然於觀言者之心，抑已久矣。夫人於無念而忽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爲念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遜也。其爲念不善而以善言出之，其爲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或始不善而終於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不能遜於其心者也。苟其昧於善與惡而

不能自覺，則亦無所掩著於爲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遜於其言，又可與不能遜於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爲可貴，天下之心爲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相見於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於其所言也。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而顯，心固匪顯；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心，日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於晝與夜而畧無間歇者，置澹歸此集於其中，孰多孰少，爲有爲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瞠然觀勝拙矣。

徧行堂文集序

夫能以無言爲功，使義天朗耀，則莫若諸古德踏翻向上，停謁識浪，憑凌夔絕，正智宏傑，一咳一唾，珠璣盈把，聲音所接，如初日浴海，秋月行空，地變黃金，河成酥酪，真廓如也。然使其握毛錐子以臨赫蹠，中峰、大慧抗精極思，雖聲光振起，而揚擢微細，繁章累句，未可獨擅文壇。蓋斯道之深玄，人材之挺拔，如魯麟穎鳳，而能兼之者，亦自中峰、大慧而後，祥麟瑞蹠不多覩遇也。予道弟澹歸和尚爲文陣雄帥，四十年前鵲起甲科，健筆勁氣，破明二百餘年委靡之習，浩浩然，落落然，使人如攀瓊枝，坐瑤圃，離奇光怪，楷模宇內。憶歲辛卯，澹歸行腳雷峰，天然老人一見，令其滌碗廚下。衣百結衣，形儀戍削，靜嘿堆堆，無所辨別，牧南泉之牛，養莊生之雞，穆如也。予時髫齡，目未識丁，豈知其材爛江花，德溫衛玉？當國家陽九之運，翠華無所

驅馳，忠憫艱難立節，及趙氏之肉既入崖山，與人爭空枰、守殘局而驚世患；一人空門，遂能轉剛爲柔，可以爲疾風勁草，可以作斷臂齊腰，其易地固已雄矣。陸宣公扈從德宗，有險阻腹心之助，二京光復，裴延齡蜚語中傷，幾蹈不測，杜門卻掃，至不敢著書。大抵勞臣志士勤於王家，宣力匪躬，道或難行，則消熱而濯，心安而氣和，此其載道之資合符同轍，然未有能頓忘時命，實證空花，遊祖師室，據最上乘，此固天有以開之而天有以成之也。壬寅，予領衆海幢，澹歸方開丹霞，自此已往，營道抗志，綢繆跡密，涼燠頻移，靡或有間。一真之境備於日用，沖融妙敏從胸襟中流出，拈掇無遺，遂能大破町畦，忘乾坤之新故，剴文義之萌芽，理事無軋，巨細必陳。間有疑其平昔道岸高峻，忽而入鄺垂手，似過和光。嗚呼！道雖自我，弘之在人。一攝其柄，雲蒸龍變，鼓法海之波瀾，入如幻之三昧。此其天材卓犖，鬱爲正智大用，殆非區區卑論所識。澹歸亦云：人每以道隱求澹歸，而不知澹歸非道隱也。三十年內，澹歸之爲澹歸，日進而月化，同牀知被莫踰於予，既幸其不止於文章節義，又幸其不爲獨善祖師。是集也，乃其施張叢席，接引話言，起中峰、大慧爾雅之盛，而能以無言爲功，別有密移爲所矜惜。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因其寓書索序，爲序之如此。丙辰秋仲，海幢同學今無序於光宣臺上。

舵石翁詩集序

戊申秋，余遊粵東，過雄守陸公郡齋，陸公出《舵石稿》一編示余曰：『此澹歸大師詩也，子其筆而識之。其名「舵石」者，丹霞之西北有舵盤巖，師嘗樂而憩其上。遂以名其詩也。其巖名「舵盤」者，師名之也。』余讀詩竟而歡曰：『師之意甚善。不見夫涉巨浸者耶？風正帆懸，各忘其適，以爲固然，則舵師且儔人之不若。』

俄焉狂飈作，駭浪沸，舟中人目不及瞬，皇皇未知求生之何從，而彼舵師者晏笑偃仰，視若安流，則舉舟之人豈惟不敢儻人之，且不啻父母之。師以名進士起家，遭亂，棄妻子，走萬里外，出人生死於風濤震蕩中，而得安流之一息，師之以身爲舵也久矣！今且屏絕人間，學浮屠法，譬之捨舟而陸，而猶存乎舵之見，豈師固有不釋然於中者耶？『陸公曰：『非是之謂。師記舵盤云：丹霞之山如船，有若梁頭者焉，有若桅者焉，有若艙者焉。船之尾有舵盤之名，巖之上有石如舵之形，陟而望之，群峰匝雲，猶波浪之舞風而蕩舟，而此石岸然持其後，若運棹於煙波出沒之際者，師之舵石之說蓋以此。雖然，此猶存乎形之見者存也。師之詩停乎若木，悄乎若集，谷曠曠乎若返乎閼冥，將虛舟之見且不存，又何煙雲波浪之擾擾，而謂是有物焉以持之哉！是故自有問者言之，則舵本非石，石亦非詩，舵既妄名，詩亦強解。自其無問者言之，則舵盤一巖，大地之幻塵耳，舵石一編，大塊之清籟耳。舵耶，石耶，詩耶？非一非三，總非有相。師之移舵名石，移石名詩，猶之風幡琴指自爲響答已耳，余何容贅焉！平湖後學趙佃譔。

觀澹師草書同陸太守遊丹霞詩卷，師時之吉安，余將歸棹，賦寄留別

澹師隱君子，託跡丹霞山。偶然持鉢紅塵中，不異常住白雲間。前年我在家，把君詩句如荷花。白砸摺扇運茅筆，茅筆，師所自製作書者也。煙霏霧結驚靈蛇。今年我作客，手握君詩不忍釋。百行小草挾斜飛，勢若鷗鷺向空碧。君共賢守遊，捫蘿丹霞秋。海螺舵石非一狀，往來題詩在上頭。賢守之才同青蓮，丹霞今即元丹丘。五月與君約，晤時秋葉落。君去何時還，芙蓉滿池閣。白鷺洲前策未飛，三秋歸客理征衣。幸將長老峰前月，長照東湖一釣磯。泃附錄求教